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桓八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周高祖武帝  
陳揚州嚴恭

敬法部第七

感應緣略  
十一驗

漢法內傳經

晉濟陰丁德慎

汝南周閔

於潛董吉

會稽周璣

會稽謝敷

沙門釋道安

沙門釋靜僧

沙門釋志湛

魏沙門朱士行

沙門釋曇韻

沙門五侯寺僧

太和中內闈官

宋沙門釋慧嚴

比丘尼釋智通

沙門釋慧慶

齊沙門釋慧寶

梁南海何規

桓八

漢法本內傳稱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

曹州濟陰縣經驗

桓八

二

隋初揚州僧亡其名

沙門釋慧意

沙門釋法藏

客僧不得名

沙門釋智苑

唐沙門釋道積

釋遺俗

福水史呵誓

隆州令狐元軌

沙門釋曇韻

益州書生荀氏

夫人豆盧氏

都水使者蘇長

邢州司馬柳儉

遂州趙文信

蓬州縣丞劉弼

洛陽賈道義

吳郡人陸懷素

河內司馬喬卿

平州人孫壽

鄭州李虔

一十八人至天竺國得摩騰法蘭等及佛經像還帝問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中心也三世諸佛皆於彼出乃至天龍人鬼有願行力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

處羣生無緣感之佛故不往也佛雖不往光相及處或五百年或千年或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也時帝大悅又至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較試優劣勑尚書令宋庠引入告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立三壇五岳八山諸道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於西壇二十七家諸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奠食百神置於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

及經諸道士等以柴薪火遶壇臨經涕泣曰人主信邪立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火取驗用辯真僞便放火燒經並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有欲昇天入地種種呪術並不能得大生愧伏太傅張衡曰卿今無一可驗宜

從西域佛法剃髮爾時外道諸善信等于時不答南岳道士費叔才等自感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覆日映衆摩騰禪師涌身高飛神化自在天雨寶華得未曾一  
三有法蘭法師爲衆說法開化未聞時司空劉

峻京師官庶後宮陰夫人五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一千餘人並求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內安尼後遂廣興佛法立寺轉多迄至于今右此一條出漢法本內傳晉濟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爲凝陰令時北

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麾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巳滿五紙投著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即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教小兒起解小兒即起翹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休即以白德慎德慎召見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慎欲驗其事即遣吏齋書請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間亡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寫之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軍家世奉法蘓

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應去不展尋搜徘徊歎咤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今云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釧貯之並緘于深篋永嘉之亂胡母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養後嘗斂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大巧密分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釋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

首尼讀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  
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  
所救多愈同縣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  
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  
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  
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投中食比  
徃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歎  
息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旣信直必欲赴  
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  
命冠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  
戴置頭上逕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  
吉渡正著膝耳旣得上岸失囊經甚惋恨進  
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  
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

卷八

五

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  
所居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  
吉以經戒之力欲伐降之於山際四五畝地  
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  
百餘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  
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於潛人  
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  
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  
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  
山遊居所託君旣來止慮相逆冒恒懷不安  
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爲斷吉曰僕貪此靜  
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爲卿比願見祐助  
鬼答亦復憑君不見侵尅也言畢而去經一  
宿前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

吉年八十七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瑞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成具及頃轉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

憶意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益踧踖有頃聞有扣門者言送小品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帙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香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嚴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璫遂出家字曇疑諷誦衆經至二十萬言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轄之兒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至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中大災火自隔河飛至不可救滅處戌民居無不蕩盡唯精舍塔寺並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經像者亦多不燒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燼之中時得全經紙素

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

右此五縣  
出冥祥記

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

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

十誦律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永則

西晉蜀郡沙門靜僧生釋人小出家以苦行致目

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尋常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來蹲前聽部訖乃去常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也

前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

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般若經是也年八十七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

俗異之乃具祝曰若真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谷中衡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

北方銜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爲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汙之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殮隕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矣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

七

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此靈胥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右六驗出梁高僧傳并雜錄記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闈官自慨形殘奏

乞入山修道恩勅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禮

懺悔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聞帝大敬重之於是國中普敬

華嚴尊恒見侯君素  
經異記述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器

道俗嘗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

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瓊思輕加斟酌嚴悵然不釋猶以發意苟覓多知明夕將卧復

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改是謂非過昨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既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驚覺失措未及申旦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塵外精舍釋道嚴具所諳聞也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

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梁羣甫妻生一男年大七歲家甚貧無以爲衣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竟體剝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餘燥痛煩毒

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右二驗出九  
冥祥記也

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

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

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

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二

齊太原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得二百卷德

優先達時共知聞以齊武平三年從弁向鄴

行達艾州失道尋逕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

居迥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  
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  
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即具述  
設敬與共言議問寶云即今何姓統國答曰

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

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特已誦博頗以  
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  
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  
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皆如此寶

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  
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  
自得矣寶知爲異神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  
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遑住亦  
無補至曉捨去寶返尋行跡不知去處寶自  
接  
無補至曉捨去寶返尋行跡不知去處寶自

躬責爲人後達鄴叙之

右二驗出  
梁高僧傳

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  
黃鍾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於豫  
章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  
峯十所里屑若有來將循曲陌先限清澗或  
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  
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  
勿渡規於時即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屨  
年可八九十面已皺歛鬚長五六寸髭半於  
鬚耳過於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

隨風相靡脣色甚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

毛亦長二三寸著布被下赭有泥洹僧手提

書一卷遙投與規規即奉持望禮三拜語規

可以此經與建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若

至宜作三七日慶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

寺副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憺無爲遺嗜

欲等豪賤蔬藿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

便去行十餘步間忽然不覩規開視卷內題

名爲慧印三昧經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爲

體理出百非義逾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真如

言其慧照此理有若全印心冥凝寂故以三

昧爲名

見梁朝僧祐律師弘明集錄也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

菌大者有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爲一

段隨風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

七七二

十一

翻下墮上土牆視乃是大品經之十三卷

陳揚州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

兄弟父母愛慕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

冠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

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揚州數十里江中逢

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

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龜主

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而空船

詣揚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

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

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見揚州附

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恭死因審之客

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

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客爲設食客止明日辭

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

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向揚州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爲寫經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州

道俗共相崇敬號爲嚴法華嘗有親知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貸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沒人不被溺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知濕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官亭湖於神廟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爲我持此錢奉嚴法華以供經用旦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

恭曰助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人士並悉知委右一驗出冥報記也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歧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辯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歧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幼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

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俗姓李臨原人南投  
於梁興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專習定  
業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  
燭晝夜常明有鄉人不信乃請別院百日行  
十三道每夜潛往伺之舉家同見禪室大明鄉人  
信伏率歸受戒開皇初卒預知其終端坐而  
化又襄陽開皇有法永禪師欲終七日七夜  
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向繖蓋山上  
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屍曰願留神明待至  
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屍永側永屍颶然摧變  
又有岑闍黎姓楊臨原人於寺西繖蓋山泉  
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得四天王來  
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  
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遼爭

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並皆愈之  
與同衆沙門智曉文顧招集禪徒自行化俗  
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汰禪師付囑上佛  
殿禮辭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  
日將散謂汰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汰曰弟  
但前去我後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  
更識神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禪師牀前  
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  
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  
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火通照三  
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間即遣往問  
果云已逝汰後七日無何坐終其髑髏全成  
無縫故知凡聖同居事不可別右二出唐高僧傳記  
隋鄜州寶室寺沙門法藏戒行精淳爲性質  
直至隋開皇十三年於洛交縣韋川城造寺

一所佛殿精妙僧房華麗靈像幡華並皆修

滿至大業五年奉勅融併寺塔送州大寺有  
破壞者藏師並更修補造堂安置兼造一切  
經已寫八百卷恐本州無好手紙筆故就京  
城舊月愛寺寫至武德二年閏二月內身患

疽八

十日

二十餘日乃見一人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閣  
上手把經卷告法藏云你立身已來雖大造  
功德悉皆精妙唯有少分互用三寶物得罪  
無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剛般若汝能自造一  
卷令汝所用三寶之物得罪悉滅藏師于時  
應聲即答言造藏師雖寫餘經未寫金剛般  
若但願病瘥不敢違命既能覺悟弟子更無  
餘物唯有三衣瓶鉢偏袒祇支等皆悉捨付  
大德及諸弟子並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經三  
五日臨欲捨命具見阿彌陀佛來迎由經威

力得生西方不入三塗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廟來寄宿廟令  
曰此別無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  
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爲設牀  
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

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比宿者多

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  
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煞之也願師無慮  
僧因延坐談說如食頃問聞世人傳說云太  
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

疽八

十五

見先亡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  
問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  
喚來若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悅因起出不遠  
而至一所多見廟獄火燒光焰甚盛神將僧  
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

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是也師不欲歷觀耶僧愁愍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能爲寫法華經者便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其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說仍即爲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又出生在人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將送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訣而去送經於寺杭州別駕張德言前任充州具知其事

隋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北山鑿巖爲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

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皇后施綃千匹及餘錢物以助成之瑀施綃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臻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難辨恐繁費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爲水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木松栢尤希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蹤跡遠自西山崩崖倒漂送來此於是遠近歎伏自非福力孰感神助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須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至唐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殿

中丞相李玄獎大理丞采宣明等皆爲臨說之臨至十九年從駕幽州親問鄉人皆同不

虛

右三驗出  
冥報記

唐釋道積至貞觀初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浴自爲恒式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鬱熱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跏坐如初道俗莫不喜賞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爲業乃數千遍至貞觀年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爲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皆共戴仰乃函盛舌而起塔於甘谷岸上

也

十七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誦法華

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

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

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殯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乃收葬斯表衆矣

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

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表還歧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宇是草

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任憑翊縣令家人相命撥灰覓金銅軸旣撥灰開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表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于時聞見之者鄉村遠近莫不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聞所由乃初題

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雜食行急不獲潔淨

直爾立題便去由是色焦其人現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唐釋曇韻禪師定州人遊至隰州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北千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寫經並能爲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旛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奉喚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及至誠受持讀誦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憲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篋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京師西明寺道宣律師以貞觀十一年曾至彼

說中目觀  
之也

唐益州西南新繁縣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乃竅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澍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至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村人莫汗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賤因此四周欄楯不許人畜往至今雨時其地仍乾每至齋日村人四遠就處設供常聞天樂聲振哀宛繁會盈耳右六鑿出三寶

唐竇家大陳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  
夫人信福每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  
火而不徹後一日昏時苦頭痛四體不安夜  
卧逾甚夫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  
之而堂燭已滅夫人因起令婢然燈須臾婢

想十九

還厨中無火夫人開門於家人坊取之又無

火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然火燭上階  
來入堂內直至牀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  
光明若晝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取經誦之有  
頃家人鑽燧得火然燭入堂燭光即滅便以  
此夜誦竟之自此日誦五遍以爲常法後芮  
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吾姊以誦經  
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至年八十方  
卒於宅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長

將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  
六十餘人一時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  
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妾獨不沉  
隨波泛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出開視其經  
了無濕汙今尚存在揚州嫁爲人婦而逾舊

篤信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歧州歧陽  
宮監至義寧元年爲李密來枉被牽引在大  
理寺禁儉常誦金剛般若經下有兩紙未遍  
于時不覺眠睡夢見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  
宜早誦經遍即應得出儉時忽寤勤誦不懈  
便經二日至日午時忽有勑喚令儉釋禁將  
向朝堂奉勅放免又儉別時夜靜房外誦經  
至於三更忽然聞有異香儉尋香及問家人  
處處求香來處不得然常誦念晝夜無廢至

於終日計五千餘遍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得蘇即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並共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云師一生已來修何

極

二十一

功德師答云貧道從生已來唯誦金剛般若

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出世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後喚遂州人前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

唐貞觀元年蓬州儀龍縣丞劉弼前任江南縣尉時忽有一鳥於弼房前樹上鳴土人云是惡鳥不祥之聲家逢此鳥煞主不疑劉弼聞懼思念欲修功德禳之不知何福爲勝夜夢一僧偏讀金剛般若經令讀誦百遍依命

極

二十二

即讀滿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而來拔此鳥樹隔舍遙擲巷裏其拔處坑縱廣一丈五尺過後看其風來處小枝大草並隨風迴靡

風止還起如故故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洛陽賈道羨博識多聞尤好內典貞觀五

言臣一生已來不修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錄王言其庾信者是大罪人現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不其人報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來口云我

年爲青州司戶參軍事爲公館隘窄無處置經乃以繩繫書案兩脚仰懸屋上置內經六十卷坐卧其下習讀忘倦日久繩爛一頭遂絕案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此良久人始接取道羨子爲隰州司戶說之云爾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精廬並從煙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獨存經函及標軸並盡唯有經字竟不被燒爾時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妻之兄仁則當時目覩於後具自言之右七驗出  
冥報記也

蓋日瀝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喬卿同僚數人並向餘令陳說天下士人多共知之

顯慶中平州有人姓孫名壽於海濱遊獵見野火焰熾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燎疑此草中有獸遂以火燒之竟不能著壽甚怪之遂入草間尋覓乃見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信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唐隴西李虔觀今居鄭州至顯慶五年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經及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一卷出外將入即一浴身後忽聞院中有異香非常郁然隣側並就觀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曾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說之

鼈 錫 古墓切 鐏 瑪 七渚 隱席入切 糜 如又

也

唐曹州濟陰縣西一十里村中有精舍至龍  
朔二年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  
舍踰越而過焉比僧房草舍焚燎總盡唯金  
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舊曹州參軍說之

右四

驗出冥  
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音釋

殞力 憶於禽切 緒象呂切 煙燼 烟切  
一切 剧竭也 切 增篋乞協切 刀切  
驗坂 脣戰也 墓也 箱屬切 烟鳥魁切  
也切 甫各切 箱屬切 刀切  
闔衣 惕驚也 烟也 淑慈切 烟也  
生宮 炎邊各切 箱屬切 淑也 烟餘徐  
門者 切宣人 鑰火灼切 秋也 烟餘徐  
擣敵 開牴灼切 求瑞火餘徐  
也皓 轉于求瑞火餘徐  
一切 轉于求瑞火餘徐  
龍愚 求瑞火餘徐  
大袁 瑞郎都餘徐

二十三

三